



迷路的幽灵

朱乃长 朱海宏编译
上海遠東出版社

迷路的幽灵

朱乃长 朱海宏 编译

上海遠東出版社

迷路的幽灵

编 译/ 朱乃长 朱海宏

责任编辑/ 卢晨曦

装帧设计/ 史建期

责任制作/ 晏恒全

出 版/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36)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排 版/ 上海希望电脑排印中心

印 刷/ 上海望新印刷厂

装 订/ 上海望新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32

字 数/ 184 千字

印 张/ 9.75

印 数/ 5101 - 10200

ISBN 7 - 80661 - 025 - 1

I·8 定价: 10.00 元

编译者序

—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是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一些英美作家写的篇鬼怪小说。

这里说的“鬼怪小说”,指的是短篇小说里的“鬼故事”(ghost stories)和“怪故事”(strange stories)。所谓“鬼故事”,不言而喻,就是在故事的情节里显然有鬼魂出现或者作祟的故事。作为民间传说或文学遗产,恐怕也只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所谓“怪故事”,也就是“超自然的故事”(supernatural stories),包括所有的那些无法用自然规律解释的,神奇莫测的,不可思议的事件或者现象——换言之,就是由于不能用常理和常规来予以解释或者说明,因而使你觉得“怪诞荒唐”(grotesque),或者“毛骨悚然”(creepy),或者“神秘怪异”(uncanny)。然而你却又无法把它们之所以会使你产生出这些感觉来的原因,直接归之于任何一个具体的鬼魂在作祟的结果,所以只好笼统地称之为“怪”。然而,在“鬼故事”和“怪故事”之间,却又无法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因为在有些“鬼故事”里面,尽管作者或讲述者绘声绘影,把一个鬼魂讲得栩栩如生,

呼之欲出,可是,到头来它也许只是小说中的某个人物隐藏在自己的心里或头脑里的一个幻觉而已。而一些所谓“怪故事”,尽管使你读了觉得恐惧的原因不一,可是,谁能保证,这里面有着某种人类迄今尚未掌握的客观实体在暗中作怪,因为,正如科学家们经常说的那样,宇宙之大,无奇不有,世间尚有许多奥秘,犹待人类去探索和解答。所以那些令人难以索解的事情,我们也只好姑妄听之,姑妄信之。

“鬼故事”或者“怪故事”,名称虽然不同,可是你在听了或者读了这些故事以后,都会产生恐怖的感觉,因此也有人把它们合在一起,笼统地称之为“恐怖小说”(horror stories)。其实,恐怖小说的范畴,恐怕还要更加广些。它不但包括鬼怪小说,而且也兼指含有恐怖因素的科幻小说、社会小说、黑色幽默小说和荒诞小说等等。

二

在西方,文学的史家认为,作为短篇小说里的一个分支,“鬼怪小说”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可是作为一种口头讲述、代代相传的传统形式,它却由来已久。E·M·福斯特在他的名作《小说面面观》里就曾提到,在那些旧石器时代的人的生活里,听别人讲述一些精彩动人的故事,已经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凭藉口述而代代相传的无数故事里,已经有了现代小说里包含的一些因素,其中包括对生和死,以及打雷和闪电等等使我们的先人感到恐怖和不解的自然现象,他们在讲述和倾

听中，各自试图对这些现象进行描绘和解释。

顾名思义，鬼怪小说的内容涉及神怪鬼魂、魑魅魍魉，以及种种荒诞离奇的事情，而作者的创作意图则是在恐怖的氛围中抓住读者的好奇心。也许听上去这似乎不是什么难事，可是，以创作鬼怪小说闻名于世的英国小说家 L·P·哈特利认为：“鬼怪小说是一种最难写的文学形式。你写的鬼怪小说要么成功，要么失败，没有中间地带。”另一位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恩则认为，一篇鬼怪小说的成功与否，就看它所描绘和叙述的内容是否生动翔实，似真似幻，“就差这么一点点，不然它就会成为一件完全真实的事情”。因此它必须和别的类型的小说一样，也具备和谐、统一的内容，并且和现实世界里的事情和情景平行不悖。此外，它还必须提供一些详尽而周到的细节的描绘，活龙活现的人物形象，不蔓不枝的文字技巧，含义丰富的象喻和暗示。凡此种种创作因素联合在一起，就能够产生鬼怪小说的实质和气氛。同时作者还必须牢牢地驾驭情节发展的脉搏，使鬼魂的出现或怪事的发生，成为小说里的高潮。

因此，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当短篇小说逐渐确立了它在文学领域里的地位，成了一种新的创作形式的时候，鬼怪小说的一些特征，就在短篇小说里得到了最好的发挥。当作家致力于描绘某些处在现实中的人的邪恶的心理状态的时候，或者宣泄某些隐藏或者压抑在潜意识里的一些无法解释的事物的古老而朦胧的恐惧的时候，短篇小说就成为一种比较理想的表现形式。短篇小说不必详细描绘人物的个性和客观的

环境。短篇更加容易突出幻想，不断烘托气氛，逐渐加强悬念，把情节迅速引向高潮。

拿英国来说，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沃尔特·司各特写了一些非常出色的鬼怪小说，而且他还发表了“论虚构作品中的超自然因素”(1827)。这篇文章可算是鬼怪小说的第一篇创作论。接着，R·H·巴勒姆在三十年代也写作了一些鬼怪小说，后来它们都被收集在《因戈尔施比传说》(1840)里。然而，真正使鬼怪小说在英国确立起不可动摇的地位的，还得算是查尔斯·狄更斯。他从1837年起，到六十年代末止的二十多年里，写了不少鬼怪小说。而且，除了他自己在创作方面的贡献以外，他还让他的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为他主编的《家常话》(1850~1859)和《一年到头》(1859~1870)等杂志投稿，陆续刊登了他们创作的鬼怪小说，这些作家里面有威尔基·柯林斯，查尔斯·柯林斯，布尔沃·利顿和谢里顿·勒·法纽等。他们的作品深获读者的欢迎，以至阅读鬼怪小说蔚为风气，影响所及，使许多文学杂志竞相刊载鬼怪故事。评论家S·M·雷理士说得好：“狄更斯对现代鬼怪小说的风格和趣味的形成，作出了具有决定性的贡献。”到了1890年左右，以刊载鬼怪小说为其特色的著名杂志《蓓尔美尔》等的编辑方针发生变化：增加了插图，文章的篇幅有所压缩，于是创作鬼怪小说的作家们也就不得不各自把它们写得更加简短而紧凑一些，因此鬼怪们的活动空间相应地变得小了些，而它们的行动也就变得更加凶险起来。

当勒·法纽在 1873 年去世的时候,鬼怪小说已经在文学界确立它的地位,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一百多年过去了,它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程度始终没有减弱。自从 1880 年以来,阅读鬼怪小说的风气变得更加盛行,尤其现在,在英美等国,它可以说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此外,还有一个事实值得一提:西方的鬼怪小说的作者里面,绝大部分都是英美作家。有人统计,用英语写的鬼怪小说,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左右。而且,奇怪的是,就作者的性别来分,女性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

三

十九世纪末,许多英国作家开始探索鬼怪小说的新的创作手法和表现方式。总的说来,这个趋势正好和当时的人对心灵感应现象、精神疗法和极端的心理状态等越来越感兴趣有关。他们的小说里不免相应地表现出和这些方面有关的内容。鬼怪小说因此逐渐脱离了纯粹以凶残狂暴、荒诞不经的情节见长的哥特式小说的窠臼,进入到了普通人的意识或者潜意识中去,以至开始探索人们在行为和经验方面的极限。凡属思想意识方面的混乱状态,感情的禁区,心灵的创伤,想象中的无底深渊,以及经受得住种种恐惧、歇斯底里和疯狂折磨的能耐——一切得自蛮荒时代的远祖的印象,从他们遗传下来的人类心智里的朦胧的一面,都要在客观世界里寻觅鬼魂或者离奇荒诞的事件,作为获得宣泄、反映和印证的媒介。

对此现象，心理学家试图解释。他们的一种意见是，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与生俱来地蕴藏着原始的、根深蒂固的、无法消除的恐惧。它们一般都和关于死亡、死后的归宿、报应、黑暗、邪恶、暴力和毁灭等使人难以忘怀的念头密切相关。于是人就受到一种来自本能的、无意识的驱策，总要设想一些较诸业已存在的客观的情况更加可怕得多的事物，以此来寻找心理上的平衡。包括鬼怪故事在内的恐怖故事于是就应运而生，受到了每一代读者的欢迎。这是因为，和其他类别的小说一样，鬼怪小说的目的在于使读者对小说中的人物的遭遇产生同情和怜悯，既为他的命运感到恐惧，同时又在下意识里暗自庆幸，因为自己毕竟安然无事，没有遭受到与此相似的惊恐或者厄运。所以，读者感觉到的那种恐惧，毕竟同时使他感觉到安慰和愉快，从而对现实生活产生更大的兴趣和感情。

正因为如此，所以，至少在欧美各国——有人认为，这正是为了生活在那儿的人们，在心理上承受的压力更加强烈的缘故——鬼怪小说一直盛行不衰，甚至在电台的广播里和电视的荧屏上，也经常把讲述和演播鬼怪故事和戏剧，当作吸引听众和观众的一种手段，而且还往往特地把这类节目安排在午夜的时分演播。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人之喜欢从恐惧中得到乐趣，和我们之如此喜欢阅读鬼怪小说，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她在分析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我们知道自己处在安全无虞的环境之中的时候，恐惧之感就会成为一种让我们仔细享受和品味安全

的乐趣。”

四

收在这里的，主要是英美作家的作品，尤其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作家的作品。它们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或者具有代表性的鬼怪小说。可是，对任何一本选集，编者在取舍之间，总会感到困惑。一则篇幅不免受到限制，二则材料未免过于众多。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原则是：（一）尽量挑选那些经得起反复阅读和一再重印的作品；（二）在内容方面尽量取得平衡，照顾到各种类型；（三）尽量挑选那些我们认为应该介绍给读者，但犹未在别的这类选集里出现过的那些作家的作品。有些有名的作家的作品没有被选进来，如德国作家恩斯特·台奥多·阿玛戴乌斯·霍夫曼，法国作家台奥费尔·戈蒂埃，居伊·德·莫泊桑，俄国作家果戈里，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谢里登·勒·法纽，威尔基·柯林斯，柯南·道尔，阿尔杰农·布莱克伍德，M·R·詹姆斯，沃尔特·德·拉·迈尔，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亨利·詹姆斯，H·P·洛夫克拉夫特，等。我们之所以没有把他们收在里面，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作品已经广为人知，经常被人收在各种短篇小说集里，所以不必再多作介绍了。

当然，没有一本选集能使所有的读者感到满意。本书的不足之处，只好留待以后根据读者们的意见，设法加以改进。

朱乃长 2000年6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路的幽灵 / 朱乃长, 朱海宏编.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0. 6

ISBN 7-80661-025-1

I. 迷… II. ①朱…②朱… III. 生活-基本知识-儿童读物 IV. TS976.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2716 号

目 录

雕在大理石上的男人	4
古宅惊魂记	25
悲情庄园	72
夜班护士的故事	107
鬼屋	125
迷路的幽灵	131
红塔楼	158
玩偶屋里的追踪	173
呼啸塔	189
园门内外	207
琼斯先生	228
“你不会再回来了吗?”	272
我在这儿	286

引 子

她瘫软地倒在了我的怀里。我搂着她，我亲吻她，我千百遍地呼唤着她那亲昵的名字，可是——可是我想我当时心里明白，我的劳拉已经死了。她的手握得紧紧的——她在一只手里紧紧地抓着一个东西。当我觉得她真的已经死了时，我让医生掰开她的拳头，想看看她的手里紧紧地抓住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它是一根灰色的大理石手指。

雕在大理石上的男人

我讲的这个故事是我亲身经历的真事，可我并不奢望别人会相信。现在的人只对所谓“合乎理性的解释”深信不疑。那么我就尽量提供一些“合乎理性的解释”吧。凡是听人说起过我的不幸的人，都会对这种解释感兴趣的。人家都说，我和劳拉在十月三十一日那天亲眼见到的一切，都是我们两个的错觉。也许这种解释倒会让人满意，叫人信服。读者听我说完了我的故事以后，不妨自己作出判断，这种解释究竟是否“合理”。这件事情牵涉到三个人：劳拉，我和另外一个男人。那男人仍还健在，他可以证明我讲的这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是否确有其事。

我在结婚前，一直不懂得该怎样用自己的微薄收入维持最低的日常开支——购买时兴的颜料啦，书籍啦，支付车费啦，等等。结婚以后，我们终于明白，我们一定得“量入为出，勤俭持家”，方能活得下去。那时候我画画，劳拉写作。我们两个觉得，我们能够把日子安排得可以过下去。可住在城里是不行

的了，因此我们决定在乡下找一幢卫生洁净而又景色如画的农舍。不料很难找到这样一幢合适的房子。我们奔波了很久很久，仍然未能如愿。我们也登了租房的广告，可是前来应征的房东家的房子，多半缺少这个或者那个主要条件。有座房子碰巧有排水的管道，但是它到处是拉毛水泥，而且它的形状像个茶叶罐头。如果我们找到一处房子，有着一株葡萄藤或者一个上面开满了玫瑰花的门廊，我们就会发现它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我们看到的不少房子的条件极差——它们都不啻是病魔设下的一个个陷阱，不啻是对于美的糟蹋和亵渎——那些房子的经纪人又都是一些能说会道，大言不惭的人物——他们口若悬河的攻势，闹得我晕头转向，以至我深为担心，唯恐熬到结婚的那天，我们甚至会分不清究竟什么是房子，什么是干草堆了。当我们终于离开了朋友和租赁房屋的经纪人，前往外地去度蜜月的时候，我们的头脑就开始冷静下来。然后我们看中了一栋非常漂亮的小屋。那栋房子座落在依傍着英格兰南部沼泽地的一座小山上的布伦泽特村。我们从下榻的那个海滨村庄去参观一座教堂的时候，发现了这栋房子。它孤零零地独自耸立在那儿，离开村子大概两英里左右。房子低矮而修长，许多房间的位置非常别致，往往出现在你意料不到的地方。屋子的一部分是两间利用一栋古老的旧屋残留下来的一堆石块建成的旧房。它们周围盖满了常春藤和苔藓。我们匆匆巡视了一遍，就把它租了下来——房租倒也便宜得出奇。接着，我们利用蜜月期间的余暇，逛遍了镇上所有的旧货店，买

了些老栎木家具来布置那两个房间。最后，我们去了次伦敦，到自由百货公司里采购了一番。于是新婚的我们俩的心情就像夏日里的天气般地欢乐，而且两人都安顿了下来，比我们所预料的更快地干起了各自的老行当。我一面画着素描，时常透过格子窗观赏外面美丽的景色和天边奇妙的云彩，从不感到厌倦。劳拉则坐在窗前吟诗，赞叹眼前的美景，而我则多半会在她的诗作里占有一个显要的地位。

我们雇了个高个子村妇作家务。虽说她的烹调毫不出色，可是她的容貌和身材很好。她很会种花养草，教了我们许多有关灌木林和小麦田的古老的名字，还为我们讲了许多古代的海盗和拦路行劫的强盗的故事。尤其精彩的是她给我们讲的那些“会走动的东西”和在星光下阴森森的幽谷里出没的“幻影”。她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因为劳拉最恨操持家务，而我又特别喜欢聆听民间趣事。不久，我们就把所有的家务都交给了多尔曼太太去掌管，并且把她讲的故事一一写下来，寄到小杂志里去发表，换取几个叮当作声的钱币。

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我们俩甜甜蜜蜜，相亲相爱，从来没有红过脸。十月里的一个晚上，我到我们唯一的邻居、那位年轻而爽朗的爱尔兰大夫家去串门。劳拉在家为《无事生非月刊》完成那首笔调轻松的关于乡村故事的小诗。我把劳拉一个人留在家里，让她独自陶醉在自己的诗歌里面，回来时却发现她缩成一团，坐在窗前哭泣。

“天哪，亲爱的！你这是怎么了？”我把她拥在怀里。她的